

<<我的书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的书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656228

10位ISBN编号：7806656227

出版时间：2005-5

出版时间：岳麓书社

作者：董宁文 编

页数：2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我的书房>>

内容概要

谁说非要有个书房不可，我就不信。

没有书房，书还得读。

回想年青时太幼稚，召祸被戴帽，痛苦得要死，多亏躲在本单位的锅炉房内，读完《庄子》，得以自解倒悬，终身受用。

此后又在拉煤拉米之余，攻读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汉赋》，积有心得，使我不至为新诗所耽误，老来能混一碗饭吃。

又后来机关图书馆扫除所谓封资修的黑书，数千珍籍被囚禁一室。

人事科长怜我贫穷，吩咐说：“你进去住宿，好生看守着，房租就给你免了。”

他于我有恩，没齿不敢忘。

有书读，那就好，要什么书房。

遥想元明之际，王冕牧牛读书，陶宗仪耕田写作，不但书房，连书桌也没有。

晚明归有光少年有书房，名叫项脊轩，有一篇《项脊轩记》，读中学背读过，艳羡他。

他生在官宦人家，所以享有书房。

寒门子弟居处逼窄，休想。

不过，茅檐瓮牖之下历来都有才士颖出，以验证不公平的世道仍有公平在焉。

旧社会再黑，也给读书人留了一条出路，使斯文一脉得以延续，薪火不绝。

最可怕的是二十世纪的十年文化浩劫，珍籍搜掠殆尽，无书可读。

拿一本书给你，你也不敢读，装憨作傻，胼手胝脚，或有助于偷生保命。

莽莽神州，此时仅有极少特权新贵如姚文元者，以及他手下的棍子们，能够徜徉于书房之内，翻档查籍，以构陷天下的臭老九。

什么书房，我诅咒它！天道好还，黑暗终有尽头，隧道终有出口，命大不死的老九们终于爬出洞来，抬头见到天日，且有自己的书房了。

当然，有的精致些，有的简陋些，不一。

好在“鸛鹑所栖，不过一枝”，都不在乎这个。

精的固佳，陋的亦不坏。

所憾者壮岁不复返，其间七老八十“春秋鼎盛”的在本书内已占绝大多数，而“富有春秋”的如伍立杨、刘俊也满四十岁了。

愿我读者拭目看个仔细，这是一群天鸡，登金陵之凤台，啼文化之清声。

事关风雅一脉，非徒娱人耳目。

“烈士暮年，壮心未已”。

声动金石，旨在呼唤大光明，瞻望新时代，而不是在各赞美其鸡窝，如胥靡小知者之沾沾自喜也。

“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”。

三年前搬家到大慈寺路，总算有了专用书房（从前那个兼作睡眠与会友之所）。

就怕自己驽骀成性，日无一得，对不起高书橱和大书桌。

川剧《做文章》那个少爷逃学，三年才读完一本《百家姓》。

叫读《论语》又认不得日字，惊叹道：“噫，三天不进书房，日字就长胖了！”我当引以为戒。

<<我的书房>>

书籍目录

五十八个人写书房 董 桥序“ 我的书房 ” 流沙河我的书斋 绿 原说说我的书房 谷 林我的“ 静轩 ” 李文俊我的书斋 何满子我的“ 书房 ” 丰一吟有书无斋记 周有光关于书房 戈 革田问秋思 潘旭澜书房礼赞 范 用十全书室小记 朱 正我的书房 高 莽愧对书屋 田 原星屋小记 金性尧我与书房的情感 苏叔阳邃谷楼记 来新夏我的“ 知足斋 ” 纪 申流浪艺人的书斋情结 黄宗江我的书斋 牧 惠我与书房 止 庵且说蜗牛居 戴 煌我的书斋 许觉民我的书房 邵燕祥午梦斋 刘二刚我的书房 许渊冲我的书斋 朱健萱荫阁沧桑 屠 岸知道往哪儿去坐,也会安下心来 马振骋我的书斋 王浞华我的书房 周退密碧空楼与天问楼 舒 芜寒碛的冬青书屋 卞孝萱我的书房是分散性的 张威廉书房散墨 伍立杨闲话书斋 谢蔚明睡斋 刘 俊我的书房 王辛笛我的多功能厅 方 成“ 书斋 ” 垮了 辛丰年小小书房敝帚自珍 吴岳添老牛堂依旧 王春瑜从无到有话寒斋 柯文辉如斯书房 李福眠吴祖光冲进我的书房 车 辐藏心书屋琐记 姚以恩我的书斋 黄 裳半榻书屋 韩羽书房有张床 谢 泳不才从小有书房 韩石山全功能厅 庞 朴堆书的地方 陈四益书房 王稼句我的书房 杨绛我睡在书房里 赵 衡书斋有无中 宋 词好书房设在家外 陈克希我的书房 陈子善偷懒的地方 彭国梁我的书房 龚明德一大乐事在书室 流沙河我的“ 何足道斋 ” 何卫东编后记

<<我的书房>>

章节摘录

直到两年前，我才有了一个可供堆书的空间，虽然这地方“四通八达”——有四个出口，但毕竟只是放我的书和书桌，称它书斋也无不可。

在这之先，虽有堆书的地方，但依其主要功能，称之卧室或餐厅(家乡话叫吃饭间)更副其实。

我写《新百喻》，大多是在床边的缝纫机上或饭后的餐桌上。

今昔相比，也就算天上人间了。

我不是雅人，所以并没有什么斋名之类。

有限的墙面，都做了书架，就算起个什么斋、什么堂、什么室的请来名家的法书，也无处悬挂，因此索性付诸阙如，不费那个神了。

书，总是聚了散、散了聚，但这二十多年，居处稍定，没有抄家的担忧，又有买书的癖好，所以越聚越多，有了堆书的空间也嫌不够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内外两层、书上擦书，弄得要找一本书，爬高落下，里外翻腾。

这也算是一种运动。

我的书，没有什么珍本秘籍，明刊宋槧固不必说，就是有限几部略有年头的书，也都是拜长者所赐。

自己买的，大抵都是觉得有用、市面也常见的，只是于出版社和作者，常有拣选罢了。

比如古籍，如果有多家出版社出了同一种书，我大抵买中华版或上海古籍版；校注本若有多种，则选见闻所及知道够资格的校注者，主编是谁倒是不大在意，因为知道那不过是挂名，以主编者的年龄，对书的质量他多半是不能负责的。

这样拣选，只是求其比较靠得住罢了——这也是上过几次当才学乖的。

有年轻的朋友来闲谈，常常问：“这些书您都看过吗？”我只好老老实实回答说：“有些书是备查的，如工具类，不会从头到尾去读它；有些书曾随便翻翻，知其大概，并不曾细细读过；有的书看到一半，索然无味，插架之后不曾再动过；有的书因为喜欢，把它买来，准备有暇的时候再去看的。

当然，也有的是细细读过并不止一遍的。

”有一个书柜里的书，特别珍视，那都是师长和朋友赠送的著作，在书籍本身的价值之外，还包含着一份浓浓的友情。

坐拥书城，被认为是人生得意之事。

我的书虽成不了“城”，一张书桌却也被团团围住，但我毫无得意之感，只觉得人生苦短，要看的书甚多而能看的书甚少。

晋人阮遥集喜爱木屐，家中富于收藏，常常吹火蜡屐。

但他感叹道：“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？”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呢？要那么多干什么。

面对许多一直想读而终于尚未读的书，我也有“未知一生能读几本书”之叹。

哪一天，如果失去了阅读能力，生活将变得多么难耐。

庄子放达，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而随无涯，殆矣。

但我想，人总是要“殆”的。

与其在歌舞繁华地、温柔富贵乡中“殆”，不如在逐无涯之知中“殆”，因为那毕竟让人充实。

所以我最喜欢的地方，还是我这块不大的堆书的地方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